

台湾 ● 古龙

# 黑 蜥 蜴

惊悚六计系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◎ 惊魂六计系列

# 黑 蜥 蜴

台湾◎古龙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惊魂六计 之 黑蜥蜴 古龙 著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第 1201 工厂 印刷

850×1168 1/32 78 印张 200 万字

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074-887-1/I·340

全套定价:68 元 本册定价:7.50

## 决 斗

黄昏。

西风落叶，晚日葱茏。

司马怒悍然立在树下，衣角头巾在急风中猎猎飞舞，骤看来，像要随风飞去。

山坡只有那一株树，周围亦只有他一个人。

风吹萧索。

天地苍凉？

而人更显得孤独了。

七丈外徘徊着一匹马。

那匹马浑身赤红，一根杂毛也没有，无疑是一匹骏马，现在却显得疲乏之极。

马身汗水淋漓，映着夕阳闪闪生辉，满口白沫，忽然仰首，一声悲嘶。

司马怒应声回首，浓眉一皱，又别过头去。

那匹马是他的坐骑。

他飞马奔来，一下马，就将马逐走，可是那匹马奔出不过十丈便停下，徘徊不去，仿佛不忍主人独自在这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

司马怒没有理会，一直到现在，悲嘶声入耳，才回头望上一眼。

因为他实在不想分心。

“快刀”司马怒纵横江湖已经十年，从来未逢敌手。

大盗“追风剑”独孤雁一剑追风，以快名震两河，但在他面前，只刺出三剑，便被他一刀砍下头颅。

两河的江湖朋友不少都认为他那把快刀已经天下无敌。

每听到这种话，司马怒都只是淡然一笑。

别人也许不知道他的刀有多快，他却是知道的，亦所以他自己那把快刀绝不是天下无敌，十年来未逢敌手，只不过未尝与一个真正的高手交手。

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。

现在这种幸运相信已到了尽头。

司马怒有这种感觉。

十年纵横江湖，他虽然未曾与真正的高手交手，却见过真正的高手出手，深深感觉到这种高手的厉害，的确可怕！

在两河地面，这种高手他知道的已经有四人。

杜雷双斧开山！

丁鹤一剑勾魂！

萧立三枪追命！

龙飞一剑九飞环，出身才不过三年，声名已凌驾前三人之上。

别人也许清楚，司马怒并不清楚龙飞的武功怎样。

但对于杜雷，他却是清楚得很。

因为他认识杜雷已经八年。

杜雷双斧飞舞，风云变色，脱手飞斧，取人头於十丈之内，易如拾芥。

司马怒三次目睹杜雷飞斧杀人，对于杜雷的出手相当清楚，但仍然只有四分把握接着杜雷的飞斧一击。

杜雷却已在三个月之前，伏尸飞环剑之下。

所以对于应付龙飞的一剑九飞环，司马怒实在连一分把握也没有。

可是他仍然约龙飞到来这个断肠坡决一死战！

杜雷是他的结拜兄弟。

杜雷举目无亲，也就只有他这一个结拜兄弟。

山坡本来无名，十二年前，“刀魔”诸万钧，与“剑神”公孙向决战於山坡之上，剑折刀断，肝肠寸断，才名断肠坡。

司马怒约战龙飞选择这个地方，并不是全无原因。

当年的一战，刀既断，剑亦折，人同归於尽。

今日的一战又如何？

当年的一战相约在黄昏，今日的一战，司马怒也是订在黄昏。

现在已经是黄昏。

龙飞人何在？

西风吹冷不知衣。

一只乌鸦逆风飞来，“哑”一声，便要在司马怒头上飞过。

古老相传乌鸦乃是不祥之兆。

司马怒浓眉一剔，三尺七寸的长刀突然出鞘！

刀光一闪，乌鸦飞过，飞前一丈，倏的血雨飞激，齐中分成两片！

好快的一刀！

血雨未下，刀已入鞘。

一阵急激的马蹄声即时顺风吹至。

司马怒放目望去，山道那边，一骑正迅速奔来。

白马锦衣！

白马箭矢一样直冲上山坡，“希聿聿”一面长嘶，在司马怒身前三丈停下来。

鞍上锦衣人旋即落地。

二十四五年纪，七尺长短身材，剑眉星目，直鼻圆腰，风流倜

悦，意气腾骧。

在他的左腰，斜挂着一支长剑。

剑虽然是杀人的利器，他配来，却丝毫也没有给人可怕的感觉，也本来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。

在他的面上，总带着三分笑容。

发怒的时候当然是例外。

他发怒的时候却并不多。

到目前为止，他只是发怒过七次，那七次之中，他却杀了二十八个人。

不是一次四个，七次二十八个。

是多的一次，他一口气杀了九个人，那是无恶不作的“连山九毒”。

最少的一次，只是一个人。

三个月之前的事情。

杀的就是杜雷。

现在龙飞的面上也是带着三分笑容。

司马怒的面上却是连一分笑容也没有，他冷然盯着龙飞滚下鞍马，忽然一声冷笑，问道：“龙飞？”

“司马怒！”龙飞回问一声。

“正是！”

“有劳久候。”

“来得正是时候！”司马怒的右手握住刀柄，倏的又松开。“你一路策马赶来，想必已有些疲倦，且休息片刻再说。”

“无妨。”

“司马怒从来都没有占过别人的这种便宜！”

“好汉子！”龙飞一带缰绳。

那匹白马缓缓踱了开去。

龙飞亦负手绕着那株树缓缓的踱了一圈，回到原处，目光忽然落在那只死鸦之上，道：“好快的一刀！”

司马怒木然道：“过奖！”

龙飞目光一抬，道：“你约我到来断肠坡一战，就因为我杀了杜雷？”

司马怒说道：“杜雷与我乃是结拜兄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，最好。”

“未悉你是否知道我何以杀杜雷？”

“因为杜雷拦途截劫，连斩镇远镖局镖师五人！”

“还有趟子手十七人，镇远镖局一夥二十五人，只三人幸免。”

“痛快！”

龙飞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可是肺腑之言？”

司马怒不笑反问：“镇远镖局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龙飞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！”

“好一个天下人管天下事！”司马怒仰天大笑。

龙飞沉声道：“当日我闻声赶到之时，已经有十八人死在他斧下，我遥呼住手，他仍然再杀四人，若非我拔剑阻止，余下的三人亦难幸免。”

司马怒没有作声。

龙飞接道：“那五个镖师倒在他斧下，已无人胆敢阻止他的了。”

司马怒截道：“当日的情形，我并不清楚，也不想清楚！”

龙飞一剔眉。

司马怒徐徐接道：“我只清楚一件事，杀杜雷的人是你！”

龙飞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你虽然也是绿林出身，十年来劫的都是不义之财，更从不滥杀无辜。”

司马怒说道：“你是否知道一件事？”



龙飞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司马怒一字字的道：“若非杜雷拚命相救，八年前司马怒已死在追魂十八剑之下！”

龙飞沉默了下去。

司马怒接道：“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！”

龙飞点头，道：“所以你我今日一战，势在必行？”

司马怒回答道：“生死之外，别无选择！”

龙飞一声叹息。

司马怒松开的右手握住了刀柄，猛喝道：“拔剑！”

霹雳一样的喝声，风云刹那也仿佛为之变色。

红日已半落在那边远山，残霞如血，风更急。

龙飞霹雳喝声下，拔出了腰佩长剑。

鞘旁斜挂着九枚金环，剑拔环摇，发出了“叮叮”的一连串声响。

每一枚金环都有手掌般大小，闪亮夺目。

剑锋更闪亮，“嗡”一声龙吟。

司马怒目光一落，道：“好剑！”

龙飞道：“出自名家之手，纵然不好，相信也不会怎么坏。”

“可有名？”

龙飞摇头。

“如此好剑，竟然无名，可惜！”司马怒“呛啷”的拔刀出鞘！

三尺七寸的长刀，锋利，雪亮！

龙飞目光一落，道：“这把只怕不是无名之刀。”

司马怒傲然一笑。

龙飞接道：“请教——”

司马怒一字一顿的道：“惊鲲。”

龙飞道：“刀既好，名也好！”

司马怒道：“且看这刀法又如何？”

语声一转，沉喝道：“接我一刀！”

人刀突然箭矢般射出，一刀劈向龙飞的胸膛。

“飏”一声破空声响，凌厉的刀风激起了一地的落叶。

只看这声势，已经是惊人。

龙飞却没有闪避，一剑迎前去！

剑光迅急而辉煌。

刀剑一刹那交击，叮叮当当的珠走玉盘也似的一阵乱响！

司马怒那一劈之中赫然暗藏七式，每一式之中又再暗藏七种变化。

刹那之间，一劈竟然就是七七四十九刀！

“快刀”司马怒，果然名不虚传！

龙飞却完全接下。

两人一触即退，一退半丈。

司马怒左掌一沉，刀身向上一抹，雪亮的刀身之上立刻多了一抹水珠。

那是他掌心的汗珠。

刀无缺。

龙飞剑一挑，剑脊斜压着眉心鼻梁，缓缓下沉。

剑锋亦无损。

激起的落叶却在两人之间纷纷洒落，每一片落叶都已被刀气剑气绞成了粉碎。

枫树落叶，殷红如血。

两人之间就像是洒下了一场血雨。

血雨尚未尽落，又被激起。

司马怒狂啸挥刀，刀快如闪电。

狂啸声未绝，司马怒已然劈出一百四十刀！

龙飞一剑德锋，那把剑旋展开来，绝不比司马怒稍慢！

他右手运剑，左手斜按在剑鞘之上，却没有触动剑鞘旁边那九枚金环。

司马怒一百四十刀出手，身形亦一变再变三变。

龙飞屹立原地，一动也不动，他的剑显然比司马怒的刀还要快！

他若是移动身形，毫无疑问就可以反击。

司马怒岂会瞧不出来，啸声一落，身形又变，刀势亦变，刀随身转，划了一个圆圈，“呜”的斩了出去！

漫天飞舞未落的叶粉顺着刀势飒然打了一个旋子，司马怒的周围立时多了一个血红色的漩涡，人看来就像是浴在血海之中。

龙飞一眼瞥见，脱口道：“旋风十三斩！”

“旋”字出口，人已冲天飞起，斩字未落，已经凌空三丈！

司马怒紧接着拔起身子，人刀飞旋，追斩龙飞！

那一股血红色的漩涡跟着旋了上去，一股突然变成了七股！

呜呜之声不绝，司马怒凌空连斩了七刀！

这七刀完全没有变化，一刀就是一刀，却远远比方才那一百四十刀狠辣得多了。

刀势急劲，角度刁钻。

这正是司马怒仗以成名江湖的“旋风十三斩”之中的七斩。

龙飞人在半空，身形飞舞，闪三刀，接三刀，再闪一刀，凌空一翻，身形却落在那株枫树的树梢之上！

司马怒咆哮一声，人刀一转，斜斩而下！

“刷”的一下异响，树梢在刀光中两断，一蓬枫叶被摧成粉碎！

龙飞却已贴着树干滑落。

司马怒的身形亦自急落，又是三刀斩出。

三刀都落空，第三刀距离龙飞的头颅只三寸。

龙飞着地偏身，斜闪半丈，身形方动，那株枫树便断成了四截，

凌空倒下，所有的枫叶，尽摧成粉屑！

司马怒非独刀快，刀上的威力亦非同小可。

他的第十一刀连随斩出，追击龙飞！

这一刀的威力更惊人！

龙飞身形一顿，长剑一展，一招三式，迎向斩来的那一刀。

“叮叮叮”三响，凌厉的刀势刹那停顿。

龙飞以三剑破了司马怒那一斩！

司马怒一声“好！”第十二斩出击仍只是一刀，这一刀的角度比前十一刀最少刁钻狠劲三分！

龙飞身形游走，刹那间一剑三招，一招三式，连环九剑！

“叮叮”九响，龙飞九剑接下了司马怒的旋风第十二斩。

两人的动作同时静止。

司马怒满头汗落淋漓，龙飞的额上亦已有汗珠滚落。

一股难以言喻的苍凉突然在司马怒的脸庞浮现出来，他的语声亦变得苍凉之极，道：“再接我一刀！”

声落刀展，三尺长刀斩向龙飞！

“旋风十三斩”，最后一斩！

刀势非常缓慢，刀锋却急激的震动！

龙飞目光一寒，神态倏的凝重起来，手中剑亦徐徐刺了出去！

刀斩到一半，司马怒霹雳声暴喝，缓慢的刀势陡变，一把刀仿佛变成了十三把，疾斩龙飞十三处要害。

龙飞相应急变，一剑变成了十三剑！

一阵怪异的金属声响骤发，两人之间闪起了十三蓬火星！

火星闪逝，十三刀变回一刀，刀势竟未绝，斜斩向龙飞的咽喉！

剑势也未尽，“铮”一声敲开斩向咽喉的刀锋，再一引，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刺入，刺向司马怒握着刀柄的那一只右手手腕！

剑尖未刺到，森寒剑气已砭入肌肤。

司马怒怒喝，反腕，刀及时回截！

“叮”一声，剑弹开，但旋即又刺回，仍刺向手腕！

司马怒一再反腕，刀七变！

剑紧接七变，七变之后竟还有一变！

司马怒刀势七变之后，已不能再变，可是他的右手仍然紧握着刀柄！

他若是松手弃刀，绝对可以闪开龙飞这一剑，但他却宁愿断手，也不肯弃刀！

龙飞那支剑尖亦没有刺入司马怒的手腕，刹那间一翻，变了压在司马怒的手腕之上！

冰冷的剑锋，森寒的剑气！

司马怒浑身不觉一颤，目光一落，厉声道：“为什么不将我的手斩下来？”

龙飞道：“为什么要将你的手斩下来呢？”

司马怒倏的松手，长刀落地，惨笑道：“既然已败在你的剑下，要杀要剐，只管动手！”

龙飞一翻腕，剑入鞘。

司马怒瞪着龙飞，喝问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

龙飞道：“离开这里！”回身缓缓的转了过去。

司马怒大吼道：“站住！”俯身将刀拾起来。

龙飞身形一凝，道：“还要再战？”

司马怒道：“你一剑九飞环名震江湖，现在你的飞环尚未出手便已将我击败，我就是怎样的不智，也应该知道绝非是你的对手！”

龙飞道：“胜负既然已分出，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司马怒道：“胜负虽分，生死未分，你我言有先，生死之外，别无选择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

龙飞淡应道：“这是你的说法，我没有同意！”

司马怒哑口无言。

龙飞再次举起脚步！

司马怒追前三步，厉喝道：“你这样算做什么？当我是那种贪生畏死之人？”

龙飞冷冷的道：“这也是你说的？”

司马怒倏的仰天狂笑，道：“杜兄杜兄，不是小弟不替你复仇，只是小弟武功实在不如人！”

笑语声陡落，司马怒翻腕一刀，疾向自己的脖子抹去！

“叮”一声，刀抹在一支长剑之上！

龙飞仿佛早知道司马怒有此一着，及时一剑架住了那一刀。

司马怒神色一变，方待说什么，龙飞已冷冷地道：“你根本未尽全力，这样子死去，就不怕杜雷怪你？”

司马怒轩眉道：“胡说！”

龙飞沉声道：“旋风十三斩，以我所知乃是青海派的秘技，最后一斩有二十三个变化。”

司马怒瞪目瞪着龙飞，奇怪他知道的那么多。

龙飞接道：“方才你最后一斩只得十三个变化！”

司马怒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龙飞道：“凭你的天资，不用三年必然可以将最后一斩练好，到时候，你再来找我。”

声落剑收，身形骤起，两个起落，便落在坐骑之旁，纵身上鞍，叱喝一声，策马奔出。

马快如飞，冲下山坡，迅速远去。

司马怒嗔目瞪着龙飞，眼旁的肌肉不停颤动，那手握刀更紧。

可是不管他的右手怎样用力，食指始终不能够紧握住刀柄。

因为他那只食指的第三节指骨在火并“追风剑”独孤雁的时候，已经被独孤雁的剑挑断！

可是他却能够把握住那刹那的机会，一刀吹下独孤雁的头颅。这件事并不是秘密。

司马怒半只手指换去独孤雁一个头颅，绿林朋友至今仍然津津乐道。

也就因为断去了这只食指，他始终练不好“旋风十三斩”，尤其最后一斩。

——龙飞难道不知道这件事？

——知道了仍在这样说，什么意思？

一股怒火陡地从司马怒的心头冒起！

“龙飞——”撕心裂肺的一声怒吼，司马怒转身疾向坐骑奔去！他纵横江湖十年，快意恩仇，从来都没有将生死放在心上，宁死，也不忍辱偷生！

过去如此，现在也是一样！

那匹马也好像知道主人现在需要它代步，同时洒开四蹄，向司马怒奔来。

人马眨眼相接，司马怒“呛啷！”刀入鞘，翻身上马，追向龙飞！

怒马飞砂！

龙飞不知道司马怒断指那件事，完全不知道。

他不杀司马怒，而且阻止司马怒自杀，只因为他不喜欢杀人，也不喜欢人在他面前自杀。

尤其是司马怒这种还不算太坏的人。

坐骑冲下了断肠坡，龙飞的心中甚至已没有司马怒这个人的存在。

他的整颗心都已被一个人完全占据，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

一个将成为他妻子的女孩子。

三载不见，伊人如何？

龙飞摧骑更急。

人虽已不远，能够早一刻见面总是好的。

他并不知道司马怒已随后追来，三尺长刀已准备随时给予他

致命一击。

白马锦衣，人仍然是那么潇洒。

古道西风，夕阳却已西下。



## 木美人

青山去路长，红叶西风冷。

午后。

龙飞单骑奔驰在枫林中的大道上。

过了这片枫林，一路前行，没有意外。

入夜之前，应该就可以到达目的地。

这条路在他并不陌生。每当在秋天走过，他总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感觉。

也许就因为那些枫叶。

秋云似薄罗。

阳光透过云层，再透过枝叶洒下，轻柔得就像情人的眼波。

这眼波的色彩却是刺目的血红色。

阳光下那些枫叶更加鲜明，鲜红得有如鲜血，连血从枝叶间洒下的阳光也被映成了血红色。

龙飞仿佛就走在一条血路之上。

虽然这种景色是美丽，却美丽得既妖异，又凄凉。

“的得”蹄声，敲碎枫林中的静寂。

蹄声之外，尚有辘辘车声。

那辆马车却是从岔路驶来。

龙飞坐骑奔到那条岔路的路口之际，那辆马车亦驶至。

马车不停，疾从岔路冲出，眼看便要同龙飞坐骑相撞。